文艺特写

银川艺术剧院说唱团民乐队：

让更多的人了解传统乐器，爱上民乐

本报记者 王敏/文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最近，刚刚在2023第二届“昭君杯”艺术展演中脱颖而出斩获丰硕成果的银川艺术剧院说唱团的器乐演奏员们有点忙，除了参加几个重要的比赛，还要为9月9日即将开演的2023银川市民音乐会《国乐印象——浪潮》做准备。用自己手中的传统乐器让越来越多的市民爱上民族音乐，是这些年轻演员们共同的心愿。

喜欢民乐的人越来越多

说起这次参加“昭君杯”艺术展演，在比赛中，凭借《草原小姐妹》《十面埋伏》两首曲目获得琵琶职业青年C组银奖的90后青年琵琶演奏员张宇琪很是感慨，在她看来，这不仅是一场比赛，更是一场民族文化的盛宴。

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演奏员拿出看家本领，一首首大家耳熟能详的乐曲，瞬间俘获了观众的心。“来自观众们的掌声，对台上的每一位演奏员都是莫大的鼓舞。”张宇琪说。她自从8岁开始学琵琶，后逐渐走上专业道路，本科就读于西北民族大学音乐学院音乐表演专业，后来考取了山东理工大学音乐学院音乐专业硕士研究生，硕士一毕业就进了银川艺术剧院，现在已经7年了。

张宇琪说，这些年来，每一场演出、每一次比赛她从未缺席，就是在这样的日复一日中，她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就是“喜欢民乐的人越来越多了”。这样的感受在这一两年尤为明显，比如，每一次乐团演出几乎都是满座，有粉丝会经常问乐团的动态，生怕错过哪一场，也有家长咨询想让孩子学一门民族乐器……这些关注和询问，对张宇琪等年轻的演奏员们来说，是很大的激励，“你会更清晰地知道自己应该努力的方向，不仅仅是提高自己的演奏技艺，更重要的是，用手中的乐曲影响更多的人了解民族乐器，喜欢民族音乐。”

积极创新形式，丰富乐曲内容

银川艺术剧院说唱团民乐队成立于2019年，是一支由二胡、琵琶、古筝、扬琴、中阮、竹笛、唢呐、笙以及打击乐共同组成的民族室内乐团。问到乐团都有什么乐器，作为乐团团长，中国民族管弦乐协会唢呐专业理事、宁夏音乐家协会会员邸璐笑着说，“什么都有。”推开乐队平时排练的教室，除了常见的民族乐器，还有一些非遗乐器，比如口弦、泥哇呜等。

邸璐介绍说，周建军、苏阳、布衣、赵牧阳……这些大家熟悉的宁夏本土音乐人经常会和乐团合作，板胡、打击乐等合作最为密切，而跟非遗传承人的合作更是频繁，这些碰撞总会为演员们带来更多的灵感，不断丰富着乐团的表演形式。

“其实，学术类的演出离普通观众还是有距离的，所以在传播民乐文化上，我们积极创新形式，丰富乐曲内容，比如演奏大家熟悉的音乐，这样更能拉近和观众的距离，让他们更亲近我们自己的民族音乐。”邸璐说，在9月9日即将举办的《国乐印象——浪潮》音乐会上，就有很多大家熟悉的曲目，《在那遥远的地方》《卧虎藏龙》《悟空》《一生所爱》《九儿》等，首首经典。除了这些颇能引起大家共鸣的乐曲，张宇琪说，他们也会在现场演奏“昭君杯”参赛曲目《品》，希望丰富的曲目能带给大家美好的视听享受。

希望让更多的观众了解

“很多人提起民乐，都会想起大的乐团合奏，或是个人独奏，我们的民族室内乐团希望能打破大家这一固有的认知。”邸璐介绍说，小型器乐组合这一演奏形式在中国古已有之，只是对于“室内乐”没有特别清晰的定义。

他解释说，与西方室内乐不同的是，中国传统室内乐的表演形式主要为齐奏，更加强调音乐的意境及音乐感受，并且注重各种乐器的音色特点。近现代之后，民族室内乐向着专业化的方向发展。“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观众认识了这样的表演形式，他们能够清晰地听到台上不同乐器的声音，既能领略到合奏带来的震撼，也能感受到每一种声音的细腻，所以每次我们的演出信息一发布，大家就会抢票。”

“有一场演出，我们没有主持人，所有的介绍都是由演员自己进行，介绍曲目、介绍自己对演奏曲目的理解，介绍自己的乐器，分享乐器的文化和历史……”张宇琪笑着说，大家平时不动嘴，突然在舞台上说话很不习惯，但就是这样的尝试，却让每个人既忐忑又兴奋。“我们很紧张，但又希望让更多的观众能够了解民族音乐和民族乐曲，所以真的是带着打破‘社恐’的勇气在舞台上介绍，很难忘，希望未来有更多的人能走进剧场听我们的演奏。”

演出中的银川艺术剧院说唱团民乐队。

文物探奇

会讲故事的牵马俑

本报记者 王敏/文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牵马俑。

如果要了解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或许有很多途径，但在那些看似静止的“唐陶俑”身上，却有着说不完的故事。宁夏博物馆馆藏的“牵马俑”就是这样一件会讲故事的文物，看着它，你似乎可以听到马蹄声、沙鸣声，以及商贸交易时人们的喧闹声。

神采飞扬的陶俑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也为陶俑的制作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宁夏博物馆的“唐陶俑”藏品丰富，其中最值得一看的，就是“牵马俑”。

牵马俑，唐代（618~907年），高64厘米，陶马高67厘米。2005年宁夏吴忠市北郊唐墓出土。这些唐墓于2005年3月修建商住楼时发现，共清理发掘107座唐代砖室墓。出土文物数量不多，但其中不乏精品，最引人注目的是编号为110的墓葬中出土的几件陶俑，保存完整，造型精致，堪称艺术精品。

这件牵马俑头戴幞头，内穿圆领窄袖的衣裳，外面套着翻领窄袖的袍子，束着腰带，下身穿长裤，足蹬一双尖头长靴，双臂曲于胸前，双手握拳站在踏板之上，拳呈筒状，应该是原来握有牵马的绳索之类。踏板呈长方形，较薄。俑的眉骨宽凸，眼睛深陷，颧骨高大，络腮大胡，体型彪悍，头向右偏转，眺视前方。如今看这件俑，依旧能感受到人物表情的神采飞扬，非常生动传神。

真实场景的再现

唐代陶俑的大量出现，和当时的中外文化交流密不可分，异域的各种风物、衣饰、形象皆为唐人吸纳，成为时尚，亦成为陶俑的表现题材，加上厚葬风气的日益兴盛，于是成就了唐俑的繁荣。在这些唐陶俑中，主要有四类内容题材：第一类是绚丽多彩的唐三彩，第二类是与音乐、舞蹈、戏剧相关的场景，第三类是表现妇女生活，而第四类就是与中外文化交流相关的内容。

“这件俑的服饰、造型极具西域胡人形象，刻画了西域胡人经过丝绸之路行走经商的真实场景。”宁夏博物馆研究部副主任母少娟介绍说，这些牵马赶驼往来于东西方之间的胡人使节和商贾，不仅为唐朝社会带来了异域的特产和文化，也将丰富多彩的大唐文化传往西方，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

除了牵马俑，宁夏还出土有骆驼俑、胡人俑、仕女俑等各类陶俑，所表现的内容几乎囊括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但在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而且是研究唐代社会生活和中外关系的宝贵资料。宁夏出土的唐代陶俑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是唐代国力强盛、社会思想开放包容的反映。

跟着陶俑了解历史

隋唐时期中外文化交流频繁，除了统治者本身具有一部分胡人血统外，与当政者之政策、民族开放之胸襟也有关系。对此，宁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张跃介绍说，“胡人”是古代汉人对西北少数民族的称呼，并扩而广之，涵盖了中亚、西亚等少数民族与国家；由长安通向中亚、西亚乃至阿拉伯的丝绸之路是中国对外交通和贸易的重要纽带，唐代时这条商路更加繁荣，商队络绎不绝。

“这些被称为‘胡人’的外国人，大部分来自我国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及西亚、中亚的波斯、大食等地，也有来自非洲的黑人。前者以经商为主，地位较高；后者多充任劳役，为牵马、牵驼、劳作、供人取笑的侏儒等。”张跃介绍说，大批胡人的涌入，给当时的衣、食、住、行带来了很多变化。外来民族的风俗习惯融入隋唐社会，极大地丰富了汉文化的内涵，并通过文物的承载，也让今天的我们可以领略到当时的历史风采。

学术指导：宁夏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母少娟

老照片里的宁夏

劈山筑路青铜峡

郑文著/文 图片为作者独家提供

春意盎然之时，逢天朗气清，遂与我父至牛首山由二道沟步行前往青铜峡峡谷，既是踏青，亦为追寻。穿过蜿蜒曲折的山间小道，但见些许良田之际，山谷已是豁然开朗。映入眼帘的，既有峭壁间大河奔流的山光水色，亦有黄河左岸山体上耸立千年的108塔。

1937年，《实业部月刊》刊载的青铜峡炸山开路的照片。

青铜峡，贺兰峻岭与牛首奇峰于此尽显山的雄姿，穿行其中的深谷湍流则是水的绮韵。昔日山水之间，108塔与河东灌渠十里长堰遥相呼应而熠熠生辉。

当然，我们至此，还是为了追忆一条开山劈峡而修筑的天堑变通途的公路——宁平公路青铜峡段。

此处，牛首山横亘于宁夏黄河右岸的中宁与金积之间。昔日车马往来于此，需两度跨越黄河绕行高山大峡方能通过。而青铜峡峡谷内，惟羊肠小道于石壁间蜿蜒穿过，倘仅为行人，虽可选择自此小路穿行，只是每逢涨水之时，山间小道还多有淹没于水下而彻底阻隔往来。道路情形已是如此不堪，彼时这里还常有土匪出没，抢夺财物甚至伤及性命之事不乏记载，民生状况着实堪忧。

20世纪30年代，伴随钢铁洪流的汽车时代逐渐延伸到西北内陆，打通自平凉经中宁、金积直达宁夏省城（今银川）交通要道重要节点的青铜峡天堑，已成为无法回避的必然选择。

1936年2月勘定路线，拟将宁夏省城至平凉公路金积至中宁段改线穿越青铜峡而行。该段道路改线之难点，莫过于青铜峡峡谷内需傍山而筑的10公里山道。此间山势陡峭且皆为石壁，惟炸石开山方能修筑公路。然而对于当时偏远落后的中国西部来说，物资紧缺，经验匮乏，仅依靠自身条件，打通此路几无可能。

后经多方努力，宁夏方面筹资12万元，并请当年的陇海铁路管理局代聘工程师及技工，亦于北京、天津等地置办各种材料物资，筹备筑路。

万事俱备之后，宁夏方面调集筑路工近3000名，并由中宁、灵武、金积三县征集民工1200人，展开了艰难而危险的筑路工程。这幅影像，即为彼时《实业部月刊》所刊登的炸山筑路情景。而炸山过程，鉴于当年技术粗糙、经验不足，亦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曾见记载有十几位工匠不幸在爆炸中遇难而长眠于峡谷之中。

虽然历经艰难与不幸，但青铜峡劈山修路工程的进度着实超乎想象，工程开展两月之后即告竣工。建成之后路基宽3至4米，汽车可单向通行。自此，宁平公路牛首山之险阻畅通，行人、车辆无需渡河绕行。工程竣工之后，于龙王庙前立碑以示纪念。

1937年前后，青铜峡公路的影像。

这幅后加彩的影像为1937年前后拍摄，照片中的道路即为新建成的青铜峡公路。

由影像可见，公路入峡后沿牛首山绝壁而行，下临河谷，崖壁突兀，水势汹涌，道路穿行于此仍为艰险。好在还有坚实的护路石墙，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车辆坠崖。

青铜峡段公路的修筑，缩短了中宁、金积间的路程，使得邻近各县交通便捷而物流通畅，对于改善宁夏道路交通状况发挥了积极作用。

1939年4月，著名导演郑君里一行自重庆出发，一路以歌咏、美术和电影放映等形式进行抗日救国宣传。5月28日，郑君里一行抵达青铜峡，并沿建成不久的公路深入青铜峡峡谷：

“离开董府至龙王庙，我们在此吃午膳，眼前第一道是汉渠，对面百八塔边是唐渠。在黄河里，用石堆成一线小堤，小堤愈伸愈阔，以后就成了渠道。我们步行到十五里外，黄河到此成（呈）小曲折形，则所谓青铜峡……

回来时，太阳已落了。我们在黄河边洗脸，在黄河闲谈，旁边有一队骆驼停在不远处，黑暗中只看见憧憧的背影。月光像霜一般皎白，风是迷人的温柔，黄河水在背后无声地闪流着，对面的峭壁像是铅灰色的素描。今晚，我是一样的疲劳，呆视蓝天鹅绒一般的天幕……仿佛觉的（得）我仍旧在江南一样，这塞外江南之夜。”

1939年，郑君里一行拍摄。

这幅逆光拍摄的驼队影像，即为郑君里一行所摄，也是郑君里文中所描绘的景象。而郑君里行云流水的文字为我们定格了80多年前青铜峡峡谷中华美而悠然的画面：巍然矗立的108塔，巧夺天工的十里长堰，铅灰色的峭壁与闪流的河水，以及暮色中塞外江南的美景。

时光如滚滚黄河一般川流不息，昔日开山劈峡所修建的公路如今已没入库区，行走于这条道路宣传抗日救国、感怀山川锦绣的年轻人业已成为记忆，战火的硝烟与曾经的艰辛一去不返。如今，青铜峡已是游人如潮的观光胜地，而宁夏的道路也早已四通八达畅行无阻。

我们追寻至此，是记忆，更是一种感悟：宁夏人曾经行路的艰难与历尽艰险所修筑的道路皆已成为历史。但，宁夏人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以及为之奋发图强的精神得以传承，构筑于心中的自强不息的道路必将延续。